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十二



周濂溪集

拾貳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附錄

雜文

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官于洪論公之執賢莫如  
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二府皆傾  
公貳永州嘗以殘具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  
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負二十

傳八

一

毋間再覲長者雖云不屢意則翰寫廬山之  
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  
終為鄰里如何今歸乃吊公子嗚呼公之平  
生耻不名時壘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  
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以  
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瘵已瘳自病  
易州謂宜復騁濠楫一丘公之於人惇篤父  
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不肖辱公知厚

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詞情長  
韻短續以漣瀾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

八日丙辰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  
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學生  
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

三

卷八

二

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  
皇道體物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要為宗秦漢  
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  
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  
有嚴貌像欲覩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  
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陳  
一酌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  
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如聞  
其聲如睹其容各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  
久而不失其正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  
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  
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  
嚴貌象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  
先生程公配神後享惟先生之靈寶鑒臨之  
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庀職之初拜謁祠下敬  
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  
遺言比宰南昌實先生昔年弦歌之地今又  
來官于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凜然如在方  
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尚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前八日前人

孔孟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  
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瀟溪  
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  
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鬱而未宣也  
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  
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三十六區蓋將選邦人  
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  
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  
萬年寶貴嘉賴之

辭廟祝文

前人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秘以惠後學數十年  
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  
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  
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  
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

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  
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為  
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  
駕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漕使楊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粵惟先生金玉其質闡  
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  
斯文罔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揖假道  
江濱獲睹遺跡高山景行服之無數薄酒三  
奠聊伸悃悞

到任謁祠祝文

癸酉五月  
二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祕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  
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  
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蒞事未始毋敢不敬  
謹洎日吉祇款祠下尚冀有靈鑒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漑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  
十六日癸丑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漑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 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子孟既遠道  
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  
道原吐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  
汾漑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眸容即之若溫  
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  
德既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夙誼  
用勸習俗以彰春秋主祠敢護諸孫庶幾遺  
教千載猶存

春祀祝文 丙子

陳卓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先而功次秩秩有序  
而有國之祀典亦如之庸非興化厲賢闡教  
崇雅誠在此而不在彼歟惟公窮理盡性造  
者愈深闢物成務施者未究晦迹濂溪之隱

今幾年矣而德學留淑諸儒慶澤垂裕累葉  
祀舉青陽歲復一歲非鄉里所共景仰而祭  
典之宜率由者乎英爽如在其鑒于茲

仙居縣太君墓誌銘

潘興嗣

故賀州桂嶺縣令贈右諫議大夫周府君之  
配鄭氏其先成都人左侍禁諱燦之女兵部  
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諱尚之妹府君諱輔成  
春陵人祥符九年進士及第居官有清節夫

人左右之衣弊節疏忻忻如也性慈惠平居  
喜爲陰德事生男曰悌頤女曰季淳嫁進士  
陸若踰一歲而亡悌頤幼孤自立好學不羣  
府君旣沒夫人挈其孤歸舅氏舅氏愛之猶  
己子旣壯行義名稱有聞於時夫人壽五十  
五景祐四年七月十六日卒因葬于潤州丹  
徒縣龍圖公之墓側後二十年水壞墓道悌  
頤以虞部郎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乞知

南康軍遂遷夫人之視空于江州德化縣廬  
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寧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也夫人贈仙居縣太君有幼孫二人曰壽豐壽  
皆爽邁與羣兒異族孫蕃孝敏好學力幹襄  
事志識殊遠善慶之餘也周氏其興乎虞部  
君語予曰吾後世子孫遂爲九江濂溪人得  
歲時奉夫人祭祀無憾矣子爲我銘

其子孫

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  
遠祖諱知彊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  
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  
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  
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  
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惇學行已遇事

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  
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叅軍轉運使王達以  
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  
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勅納之投劾而去達爲  
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  
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  
舍僉判合州軍因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

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  
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  
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於恕雖瘴  
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  
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  
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  
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  
柳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賙其所不給

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

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呈壽曰壽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杜母大人之墓  
左從遺命也壽等能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  
而為之銘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謗  
謗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因  
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先生墓碣銘

大字晦菴剛本  
小字蒲碣全文

蒲宗孟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

祐已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退而

嘆曰世有斯人歟

真吾妹  
之敵也

明年以吾妹歸之

周君世為營道人始名

光宗  
御諱

實避

英宗藩

邸名改

光宗  
御諱

願曾祖從遠祖智強皆不仕父

輔成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母鄭氏

仙居縣太君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為龍圖

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

自其窮時  
慨然欲有

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  
行其志為政必有能名

初從吏部調洪州

分寧去簿未幾南安獄上屢覆轉運使薦君

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為桂

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辦平邑人故馬

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

爭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轉運使感悟

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

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

卷八

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屠

落手無留富家大姓黠者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

得罪於君為憂而又以汙善政為耻也江之

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一二改太子中舍

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

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

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

趙公為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比去尚疑

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  
來守虔孰試君所為執君手曰幾失君矣今  
日迺知周茂叔也 英宗登極遷尚書虞部

自外郎虔天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  
自外郎 今上即位遷駕部自外郎熙寧元  
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

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躡等見不憚出

入之勤瘡毒母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

輿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已任施設

注措未及盡其所為而君已病矣病目劇念

求南康以歸耳葬已君曰強疾而來者為葬病

且劇三字元在上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趙公

再尹成都聞君之去拜章乞起君朝命及門

疾已革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卒年五十七

嗟乎茂叔命止斯乎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

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  
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



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語如此 嗚呼可哀也

已初娶陸氏縉雲縣君再娶吾妹德清縣君

二子壽壽皆太廟齋郎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李初

平守柳與君相好不以部中吏待君初平卒

子幼不克葬君曰吾事也往來其家終始經

紀之雖至貧不計貲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

歸妻子饘粥不給君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

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輒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

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乘輿

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躡雲嶺放肆於山巖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籃

輦而往登覽志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爲逍遙社但媿以病來耳君之

卒四月二甥銘求吾將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葬君於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謂茂

叔爲貧而仕仕而有所爲亦大槩略見於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

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

寫其所好以來求銘續添銘曰

寄之銘云

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  
飄飄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  
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巔水涯兮生既不得  
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爲清  
風白月往來乎深林幽谷皎皎而泠泠也形  
骸兮歸此適所願兮收安攸寧

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

惇實字茂叔後避

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  
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  
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叅軍移郴  
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  
縣事僉書合州判官聽公事通判虔州事改  
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  
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

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  
尹成都府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  
矣熙寧六年六月有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  
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  
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

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  
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  
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  
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嘆曰  
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  
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  
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

之達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榔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

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瘡痍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施設注措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  
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卒初平卒子幼護  
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  
分司而歸妻子餒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  
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  
適意輒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  
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  
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  
其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  
取於其言云

晦菴即潘誌蒲碣及孔司封黃太史所  
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爲此事狀

###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春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湓  
蓋襲春陵舊貫自 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  
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魯其爲士也愿而

文過化之盛非止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  
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揭闕而未舉  
惟春秋之祭俎壘班榛荆衿佩濡露雨耳

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子典郡  
事二年間恩浹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克  
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隊乃誨急  
先命理掾鳩工築室墓右踰時告成萃眉僚  
相祀妥厥像于中冠履肅穆光霽洋洋生如

也竣事命某有以識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  
天下見道即見 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  
勺齋之敬耳尚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反復  
左丞蒲公宗孟銘 先生墓不能不扼腕於  
仲尼日月也其言曰 先生疾革時致書某  
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  
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獨不能補助萬分  
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

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 先生之學靜  
虛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爲入聖之門者也  
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  
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榮偷生之見者所可  
窺其藩言焉不擇左丞尚得爲知 先生者  
然則 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  
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  
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一辭  
所其其不然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  
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  
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爲新法厚自拔  
援者耶牟叔遐征里粟議者難之遂借其說  
於子產徐逢吉以河內寇爲平民預引更生  
之對實其事自古賢亂是非徃徃一轍若左  
丞者設易簣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  
自欺之舌誣 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

毀墓求合罔世塞道又罪浮于臧倉者也因  
辯識未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  
後學余華何子舉撰并書建安翁甫題額

先生像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  
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又贊

張栻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濂溪說

朱熹

喜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  
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草  
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  
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  
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及懼反以異  
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  
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



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為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鄉東官春陵歸為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濂溪之源委自為上下保而先生居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至字之為字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

泉之遺俗也東嘗有文辯說其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嘗嘗為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東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鐫板馬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



